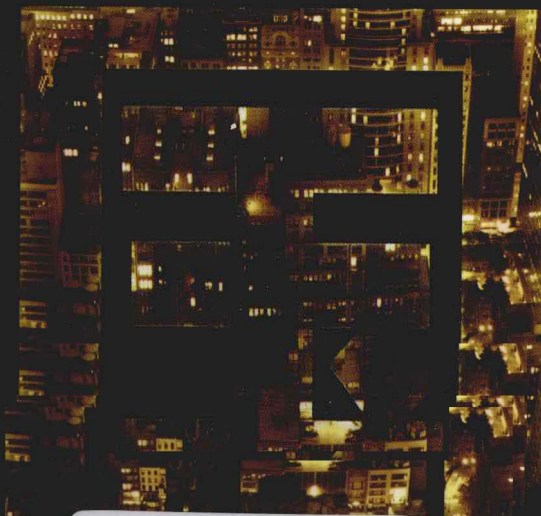


田燕◎著

直销

I 雏鹰展翅

DIRECT
MARKETING EMPIRE



直销人必读**励志大作**

热血、激情、坚忍、焦虑、伤痛、绝望……都在这里——呈现

PEOPLE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鹭江出版社

直销



① 雏鹰展翅 | DIRECT MARKETING EMPIRE

帝国

田 燕◎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鹭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直销帝国 I: 雏鹰展翅/田燕著. —厦门:鹭江出版社,2011.2
ISBN 978-7-5459-0268-6

I. 直… II. 田…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4904 号

直销帝国 I ——雏鹰展翅

田燕 著

责任编辑 / 裴慎勤

特约编辑 / 赵 易

出 版 / 鹭江出版社

地 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 编 / 361004

电 话 / 0592-5046666 0591-87539330

010-62376499(编辑部) 010-65921349(发行部)

印 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16.75

字 数 / 310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459-0268-6/I·120

定 价 / 32.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

如同没有长夜痛哭就不会懂得人生,没有做过直销就不会真正懂得**直销人**的情感和世界。一起欢笑的人彼此忘记很快,一起痛哭的人却终生难忘。我想写出我所理解和领悟的直销,献给曾经一起欢笑悲伤的**激情岁月**。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我要创业 / 1
- 第二章 财富女王 / 14
- 第三章 新兵报到 / 33
- 第四章 寄人篱下 / 43
- 第五章 飞蛾扑火 / 56
- 第六章 强弩之末 / 68
- 第七章 小路主任 / 81
- 第八章 万人大会 / 92
- 第九章 ABC 法则 / 102
- 第十章 陷阱·馅饼 / 114
- 第十一章 何去何从 / 127

- 第十二章 我是摩西 / 137
- 第十三章 永失我爱 / 148
- 第十四章 唇亡齿寒 / 161
- 第十五章 绝对隐私 / 172
- 第十六章 正面交锋 / 183
- 第十七章 终极网络 / 194
- 第十八章 倍增！倍增！ / 208
- 第十九章 天润黄牛 / 221
- 第二十章 迪拜峰会 / 233
- 第二十一章 双料卧底 / 246

第一章 我要创业

身为一个创业者，为一个趾高气扬又提心吊胆的职员服务，获得的除了钱之外，还有一种自由者的自信——毕竟自由是无价的！不管别人怎么看，她一定要实现自己的创业梦想！

1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有才华的穷人呢？”

随着这句发问，空灵优美的音乐戛然而止，一双精美的酒红色高跟鞋在宝石蓝丝绒地毯铺就的T台上矜持地站定了，而发言者——这双高跟鞋的主人刘思洁则在上千人充满了崇拜与景仰的目光里，优雅地摊开了双手——似乎是在所有人面前亲手打开了一扇指点迷津的大门。她的左手牵着新奇特模特公司的首席名模，右手拿着天润公司的新品香水。她们的身后，则是呈一字排开的全体佳丽，身姿摇曳，纤纤玉手中各持一款天润彩妆新品，正可谓国色天香，相得益彰了！

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天润日用品公司中国公司的彩妆新品发布会，地点是北京有名的天虹大剧院。

刘思洁这位留学欧美、学富五车、曾经是某著名跨国咨询机构高管的女强人，发出这样的叹息就更令人惴惴不安了。

剧院内无人应答。承认自己有才华，那是无须一丝强迫的。为什么自认有才华却是穷人？那就要令人汗湿衣背，直凉到脊梁骨去了，倒真不如穷得乡野粗鄙，穷得理直气壮，穷得心安理得了。整个观众席上安静得几乎能听到各人在心里拨打算盘珠子的声音——自己到底是属于有才华的人，还是属于有才华的穷人？

一些人开始干咳，似乎把在喉的骨鲠咽到肚子里。

这一声叹息恍如惊雷炸响在观看T台表演的男人们的头顶，他们瞧着T台上璀璨生辉的美女们，不由得在想同一个问题，这样的“颜如玉”可是养不起啊！因为他们中太多人的经历告诉他们：在书里再也找不到“黄金屋”了！

有的人下意识地举头望天，似乎透过那高大轩敞的剧院屋顶，可以找寻到这

句问话背后的神秘答案。更多的人则是若有所思地盯着台上风姿绰约的刘思洁，在她背后，是“天润之夜”几个熠熠生辉的霓虹大字，映照得满台靓女仿佛天使降临人间一般。

天润是一家合法的直销公司，她诞生的时候，直销在中国已经经过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到 90 年代末的各类直销传销公司的群魔乱舞期。后来就是著名的 1998 年直销风暴，天润公司在风暴过后迅速站稳脚跟，合法经营，打造了直销的真空时代，选择了天润就等于选择了直销，选择了直销就等于选择了天润——真空状态当然是无竞争状态。天润这艘大船徐徐起航了，直销市场渐渐开始升温，并很快达到历史的巅峰……而刘思洁和一大批有才华的穷人，包括今天来到这里的天润的骨干路安安、龙美等人，都是在这个纷繁的年代走向直销业商海的。

刘思洁温婉的大波浪卷发披在肩上，雪白的真丝衬衣纹丝无皱，胸前的嘉宾花朵格外显眼，发红的面色含在“白欲如鹅羽，不欲如盐”的白皮肤里，好像白绸缎裹着朱砂。跟一切健康的美一样，刘思洁浑身散发出来的是一种哑光的有质感的美，而不是鲜艳塑料花瓶般娇艳上火的美。她看上去绝不像是年过四十的女子，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情使她多了一些亲和力和知性的美。她对台下的观众鞠躬，起身说道：“非常感谢大家的光临，使得我们的活动圆满成功。”

刘思洁在专业模特身边也不输气质，她款款说道：“大家看穷字怎么写？中国的文字都是象形和会意的，一个字就是一幅画、一个故事或者一个寓言。中国的祖先们一定知道，只在山洞里闭门努力，是不能够富有的，用‘洞穴’的‘穴’字加一个力气的‘力’字来做贫穷的‘穷’字，用得多么传神，多么奇妙啊！因此，有才华的穷人只要明白一点：不是努力就可以成功的！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选择正确了，才可以远离贫穷，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希望你们在演出之后，找到你们的天润介绍人，好好了解天润！也希望有更多的人选择和把握天润这个机会！”

刘思洁的话赢得了满堂彩！

坐在台下的路安安听到这里，眼睛里闪出了泪花。她实在有太多的理由流泪了。路安安为穷所苦已经多时了！上海某外语学院研究生毕业的她衷心地期望凭借天润这个机会，能够走出有才华的穷人的行列！

路安安体味了几年天之骄子的大学活，毕业后就成为北漂，这一漂似乎就远得看不到尽头——几乎一年换一个租住的房子，一年有一把新的居所钥匙，好

像流浪的吉普赛人，更别提有车有房了。几年的北漂生活对于她是巨大、漫长而痛苦的蜕变，她不能再忍受这种没着没落没有根的生活，她需要一个真正的家，而这无助的感觉是卓诚——路安安现任男友——这样的北京人所理解不了的。由于不甘心永远沦落为有才华的穷人，路安安带着一点不知道是在跟什么赌气的想法选择了天润。

为了今天这个演出，路安安早在两个月前就开始邀请卓诚和她最好的朋友蓝雨、云克利，希望他们可以借此对天润有个客观全面的了解，进而支持自己甚至来选择经营天润事业——可惜三人中没有一个人有时间或者愿意有时间来参加，他们对天润好像对鬼神一样敬而远之。

路安安认为他们也是有才华的穷人，而他们还不自知，这令路安安无数次哀叹：“人贵有三明——自知之明，识人之明，先见之明啊！”搞不懂自己的人是不会做天润的，不能认识和发掘人才的人是不会做天润的，没有前瞻性眼光的人是不会做天润的。

“安安，我那天得加班，你们的演出时间在工作日，那只能是不用上班的大款们去看了！”卓诚这个毫无“三明”的人这样说。

“所以我才做天润，希望将来有钱有闲，有时间有自由。你想办法去了解一下，以后，你就有时间了嘛！”路安安不依不饶地跟进。

“你们女人就是太贪婪了，总想挣钱，没个够，这是祸根。当初伊甸园中有生命树和智慧树，夏娃受蛇的诱骗，见智慧树上的果子好看又好吃，一时贪婪心起，就摘来吃了。祖先们显然记得这个故事，用二木下面一女摘果这幅图画来做贪婪的‘婪’字，说的就是你们啦！我还是希望你能考虑回去上班，别再做天润了。”卓诚一脸诚恳地说道。

对于卓诚这些所谓中西结合的开玩笑的说辞，路安安实在是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辩驳，就甩给卓诚一个背影。卓诚就势扳住她的肩头，凑到跟前说：“给你讲个小故事，你们天润人不是最爱讲故事吗？话说有个人眼神儿不好，这天买了只活鸡，提着回家。胡同里迎面走来一个街坊，手里托块豆腐。眼看越走越近，那人便对街坊说：‘小心点儿啊，这肥油别蹭我身上！’那街坊张嘴回了一句：‘就您这眼神儿还玩鹰呐？’”

路安安扑哧笑了，捶了卓诚一拳，说：“你不去就算了，干吗编派我？”

“你也知道你不能玩鹰吧？玩鹰那是熬人的活儿，你们那天润事业就够熬人的。有些事情不是谁都能做的，踏踏实实地工作比什么都强。要依我，你原来的工作就不该辞。”

路安安不再说什么了，只是更加执著地做天润，哪怕只有她一个人，她也要

在天润里成功！她相信自己的坚持总有一天会赢得别人的支持！她抬头向剧场的天花板看了一下，这是她忍住眼泪的习惯。向前看是不够的，必须向上看！

她决定想点高兴的事情。她今天非常幸运地坐到了第二排，当然，如果第一排的位置不是留给主任以上领导的话，她愿意选择坐到第一排。整个演出中，她始终流露出由衷钦佩的笑容，频频点头以示赞同。

自从两年前加入天润以来，除了被前辈们尊称为“财富女王”的营销泰斗尹雪华之外，刘思洁一直是路安安最为敬佩的人——人都容易和身边的人对照，毕竟尹雪华老师路安安还不曾有缘相见过。

“嗡，嗡，嗡……”一直握在掌心的手机震动了，像个盘旋的大苍蝇来扰乱安安的注意力，她低头看那条短信：“安安，今天下午福利用品务必下发，你可以四点以后到。不见不散。赵姐。”

安安知道演出接近尾声了，于是飞快地回了个短信给赵姐：“好的，我准时到。”

五分钟后，刘思洁老师满面笑容地微向前鞠了个躬，正好接过中心秘书龙美代表整个中心给刘老师送上的一大捧鲜花，天虹剧院里哗地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气势雄浑的歌声横空出世：“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张开怀抱，飞得更高……”热烈的气氛和歌声的音量一样推到了顶点。春风含笑的刘老师怀抱鲜花，跟台下肃然起敬、纷纷站立起来的新老朋友握手，随后众星捧月一般离开了T台，有些激动的人追出去请刘老师签名，但是被中心的工作人员婉言阻拦了。台上的司仪和众人艳羡地目送着刘老师离去，仿佛刘老师的离去带走了他们心中的希望和梦想。

路安安每次都被人们的这种尊重所折服，除了折服，她不会忘记她需要行动。

如果说这种尊重是她人生目标中的数字10，她现在做的是从0起步的工作。从9到10是不难的，难的是从0到1。趁着大家还没有落座，她必须为了做到她的“1”而先行一步了。安安一路小跑到天虹剧院门口，匆匆跟熟人、同事用眼神打了个招呼，又跟龙美叮嘱了两句，就一阵小碎步离开了剧院。

2

赵主席办公的地方刚搬到新投资大厦，作为这座城市中心商业区的标志性建筑，大厦是由五星级酒店区与写字楼共同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建筑群，由一家世界顶级的物业管理公司管理。顺着电梯下去，地下整个一层都是餐厅，白领们中午

在这里吃工作餐。地下还曲折通向地铁口等交通枢纽。道路的两旁是来自世界各国的银行，附近有好几家大型的 shopping mall，和写字楼本身是连成一体的。

路安安快步经过酒店的大堂，一位一袭黑色礼服的年轻女子在优雅地弹奏着钢琴，一扇水屏风里的水幽幽、缓缓地流着。路安安刚到卫生间门口，就听清洁工说：“小姐，卫生间不能用，里边正在检修！”

路安安心跳不由得少了一下。从中心赶到这里，是一段不近的路程，她浑身大汗淋漓。

诚实并信守诺言，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之一，路安安更是努力把这一条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中，迟到是路安安不能原谅的。她一向认为，连时间也管理不好，见面迟到的人，更不要谈什么带领几千人的团队一起走向成功了。这位马上要见面的赵阿姨是位异常爱美的客户，路安安还要卖给她几千元的美容用品，因此在妆容上是丝毫马虎不得的。如果在见面前五分钟没有审视过镜子里的自己，安安是不敢贸然将一张没有被审查过的脸展现在客户面前的，细节决定成败呀！良好的妆容能给人自信，而有时候卫生间是帮女人找到自信的最好的地方。所以做家居设计的人都知道，女人待在卫生间（含浴室）和厨房的时间最长，而男人则是待在客厅和卧室的时间长一些。国外一些商场把女卫生间设计成男卫生间的三倍，就比较科学。

这里是中国，多建两个女卫生间来不及了，那就用中国式方法解决吧。

她回身看见另一个女清洁工正推着一大堆扫把和拖把从男卫生间里出来，心下一动，脸上露出笑容，心想：“男卫生间此时一定没有人！”

啪的一声，她锁住背后刚刚掩上的门，奔向洗手池台面。

路安安脸上带着侥幸和淘气的笑容，在男卫生间的镜子前站定。镜子里面是一个南方女孩子的脸，刘海汗湿在额头上，脸上热得粉扑扑的。如果这洗脸池子前的镜子够长的话，我们还能看到安安高挑的身材，合身的浅粉色职业套装，匀称的小腿，银白色的高跟鞋。

侥幸争取到时间的路安安三下五除二打开层层叠叠的专业化妆箱，分秒必争却忙而不乱，林林总总的美丽武器轮番上阵，快速打造自己：飞快地把头发高高地盘在脑后，梳成清凉又职业的发式；涂上淡淡的棕色眼影，双眼皮显得格外深邃有神……从头到尾一共用了五分钟。路安安觉得美中不足的是她天生平直的一字长眉，显得格格不入，如果眉毛能描得再弯一点，似乎就更妩媚了。只可惜时不我待，门口犹如京剧鼓点的敲门声越来越考验安安的定力了。

她刚拧开门，一个中等个头的小伙子几乎就要倒在她身上，路安安飞快地往旁边一让，只见他踉跄站好，架好眼镜，脸憋得几乎发绿，单眼皮小眼睛愤怒地

瞪着路安安：“搞什么鬼！想憋死人啊！你……”

“心随境转是凡夫，境随心转是圣贤”，路安安在紧急时刻头脑里经常冒出这句名人名言来作为化解危机的理论指导。路安安定下心神，跟这小伙子四目相对时，却不禁叫出来：“哎呀！怎么是你啊，崔——晓——民！”对方也是满脸诧异：“哎哟，是你啊，安安姐！”此时此境，一切常规的客套都那么不合时宜，崔晓民扶着墙的手想放下来，却发现手一旦离开墙面，自己就好像稻草一样倒下去，于是又重新扶好，感觉是他这个大男人正在女厕所却被路安安撞到了一样！——他的脸由绿色转为红色。

路安安所了解的崔晓民一直就是这样——他一向是个易拉罐装的可乐，不知道什么时候，只要一开盖，准会有让人不可防备的气泡涌出来，无可避让，被冲个一脸一身。这么说，并非是因为毕业于名牌大学的崔晓民曾经很不情愿地被分配到安安这个小女子手下，凡大小事情包括各项费用报销都得在她那里诚惶诚恐地申请签字，而是因为他的生活中永远充满着戏剧化的情节：当彻夜加班，刚刚完成一个 case，想要在桌上趴下歇一歇的时候，他一定会赶上查岗的总监。即使是刚才，当他急着想上卫生间并且被憋到武功全废，暂时失去奔跑的行动能力时，他也只能在门外苦苦守候！

路安安与崔晓民的这场尴尬的邂逅仅仅历时一分钟就结束了。显然他俩都各怀心事，安安粉墨登场急着去见重要客户，还要去前台取东西，而崔晓民心急火燎地奔“解放区”，就三十六计冲为上计了。

礼宾部的行李员是个英俊的高个小伙，他把路安安寄存的两个大包装箱从前台取出来，礼貌地问：“小姐，您自己一个人带这么多行李，需要送一下吗？”

路安安笑眯眯地看着行李员把包装箱捆在小行李车上，说道：“不用了，我自己来就行了，谢谢你！”

行李员殷勤地一直目送路安安到门口，他错不开眼珠地盯着路安安袅袅婷婷的背影，轻轻哼起歌来：“我愿抛弃了财产，跟她去放羊，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路安安此刻也正想着他：“下次再来就可以做这个行李员的工作了，天润生活化，生活天润化嘛！”刚才路安安本想进一步留下名片，再一想，崔晓民还在这个楼里呢，万一又鬼使神差撞车了不太好，反正行李员短期内也不会离开酒店，这次留个好印象就可以了。做事留条线，以后好相见呀！

“今天你努力了吗？今天你突破了吗？今天你成功了吗？今天你快乐了吗？……”（这连珠炮似的手机铃声是安安录的刘老师的演讲片段，以此激励自己的）是好

朋友蓝雨的电话，提醒安安别忘了晚上七点在顶峰尚品咖啡厅的聚会，大家准备好好聚一下。“哎哟，还真差点忘了呢，好，晚上见！”朋友是永久的财富，财富却不是永久的朋友，再忙，朋友也不能丢了。安安挂了电话，心里乐开了花，精神抖擞地迈着一字步进了大厅。

一名脸上两团高原红的保安，看上去午觉睡得很足，对路安安投来难以言说的一瞥，说：“哎，小姐，你找谁啊？登记一下。”

路安安不能再当保安是透明的了，她微笑着对保安说：“是工会的赵主席约我来的，她正等着我呢！”箱子里的东西路安安尽量不提，以免引来保安的异议。

保安上下打量着路安安，说：“还有，我们这里不让推销，这箱子还有行李车是不让带进去的。”

保安头也不回地伸手指着自己身后，安安越过他的肩膀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到在电梯入口处，赫然张贴着“谢绝推销”四个大字。

见路安安面露尴尬，保安挺挺胸脯，一副公事公办的腔调：“我们这里有纪律，除非你给公司赵主席打电话让她下来接你，而且按照规定办好会客手续，你才能上去。”他跟撕旧台历似的撕下一张来客访问单，递给路安安：“请填写单子，下来的时候让赵主席也签个字……”

保安开始拨赵主席的电话，安安能听到保安听筒里赵主席高亢的声音：“哟，小伙子，我叫我办公室里另外一个女孩子下来领她上楼吧。我这里有人，走不开啊！”

“您等着吧，”保安终于放下了电话，“赵主席这会儿走不开，她会派别人下来接你。”

“何必这么麻烦……”看着保安一本正经的样子，路安安轻巧地耸耸肩膀，“我直接上去就成啦！”

“这是规定！”保安也学着路安安的样子耸耸肩，稚气未脱的脸上闪过一缕顽皮的微笑，立即又收进压得低低的大檐帽下。

路安安不禁哑然失笑，她突然觉得这小伙子蛮可爱，那目光就像一些初加入天润团队中的学生军般纯净。

“说不定下次有机会可以向他介绍一下天润。”路安安暗想。

此刻，对于路安安来说，世界上似乎没有几件事情比等人更令人煎熬的了，尤其是拎着两大箱货物，站在熙熙攘攘的写字楼白领们中间，犹如走街串巷的推销员般被别人不经意地一瞥……那种感觉，让路安安这个一直将天润视为自己事业和生意的美女难以容忍。

路安安正第一万次地祈求上帝快点把赵主席派下来的人送到面前，随着电梯门“叮”的一响，一个瘦弱的女孩儿怯生生地从蜂拥而上的人潮中探出她那张满是青春痘的脸，四处张望着，马尾在脑后摇晃。一看她那样子，路安安就知道她是个标准的职场小菜鸟。

“请问您是不是路……”

女孩儿话音未落，路安安一个箭步冲上去，她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居然几乎是一手拎着货一手拎着女孩儿，从人缝中钻入了电梯。

当电梯门在她们面前缓缓关闭的时候，路安安从电梯门的缝隙中隐隐看到保安因惊讶而张大的嘴巴。

“他需要天润的洁齿牙膏！”路安安心想。

“二十二层，谢谢。”在拥挤的人群中，女孩儿请靠近电梯按钮的人帮她按下了楼层的按键，然后回过头来有点不好意思地朝路安安笑一笑说，“你是来找赵主席的吧……”

见路安安微笑着点头，她说道：“你皮肤怎么这么好呀？”引得同乘的人都向路安安看过来。路安安感到虚荣心得到一点不大不小的满足，随口谦虚道：“哪儿啊，还不是全靠天润产品撑着，我看你皮肤底子也蛮不错的。”女孩儿的五官的确很精致，细长的小双眼皮，秀外慧中，下巴是时髦的那种尖法，只可惜漂亮的画没有画在一张干净的纸上面。

“唉，哪能比得上你呢，”女孩儿脸一红，显得满脸都是红光了，她叹口气，“我现在连化妆也化不上了，痘儿太多太大了。对着镜子挤的时候，好像新鲜枸杞被爆开，里边的白东西跟二踢脚一样有爆发力……”

路安安扑哧一笑，觉得这女孩挺逗的，就说：“我以前也那么挤过，后来好了，所以我也曾经是‘战痘士’！”紧接着掏出名片递给她，“这是我的联系方式，我找时间联系你，能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

3

电梯终于在二十二层停下。

“卖天润的！”当电梯门在路安安背后关上的瞬间，一声不经意的议论飘入她的耳朵。

如果在以往，路安安八成要回过头来解释一下：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仅仅是买卖。

但现在不同，路安安没有时间，她正在跟进新目标客户——这个叫邹墨语的

女孩。路安安很自然地拿到了邹墨语的联系电话，并且听到赵主席那招牌式的高音正扑面而来：“路安安，过来，在这里呢！哎呀，路安安，我正在面试呢，所以接不了你啊！”端着茶水杯的赵主席靠在门上冲着远处的电梯间直着喉咙喊。

喊过“赵姐”之后，路安安便弯腰拉货，不用抬头也能感觉到赵主席满面的春风已经拂到自己脸上。直觉告诉她：赵主席在这个单位的受重用程度不能让她满意，以至于她希望全公司的人都知道她正在忙于面试工作，这就像从不早起的人偶尔早起一回，就会沾沾自喜一个上午，也不管会不会再昏昏大睡一个下午。

其实赵主席已有五十多岁，因为相当注重保养，穿得又比较时尚，所以安安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还是乖巧地称呼她“赵姐”。逢人减岁，见物加钱，善解人意的安安是很注意这一点的。气质雍容的赵主席身材略见丰满，细皮嫩肉的，薄薄的嘴唇永远不忘记擦着玫瑰红的唇膏，烫着刚齐肩头的大波浪，她多年来做的都是人事和工会的工作。

你要使别人喜欢你，就要使别人感觉到他的重要——必须真诚地这样做，而不是只满足别人的虚荣心。路安安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赵主席喜欢路安安，进而成为路安安的五星级客户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赵主席跟路安安手拉手进了人事部办公室的单间，路安安突然发现在办公桌前松软的沙发里，一个人正努力伸出上半身。那人有着浓密的短发，诚惶诚恐的脸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穿着枣红色的T恤——崔晓民！

“又是他！”路安安不禁惊讶了，“世界真小！”

崔晓民起身恭敬地迎着赵主席叫了声：“赵老师……”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下一个下午两次见到路安安，还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只好尴尬地笑一下，点了个头，用眼睛跟安安打了个招呼。

赵主席直接和安安有说有笑地进了里面的小屋，路安安一边拉上了窗帘，一边似乎漫不经心地问道：“赵姐，您有客人呀？我看在外间有个小伙子……”

“面试的，北京孩子，有工作经验，形象也过得去，原来的单位不比咱们这儿差。可是……”说着，赵主席向外间的办公室努了努嘴，轻轻叹口气，“唉，你看我茶几上那一沓简历，哪个不是研究生以上的学历啊？都是跟他一样来应征一个小小的文员职位……”

安安心里为崔晓民闪过一丝难过，说：“哦，还真是！”

“不过，听说你们天润就没有这么高的门槛，加入也容易，”赵主席半开玩笑地眨眨眼，“我这样的老太婆能要吗？”

“您呀，一点都不老！”路安安笑着说道，“我们公司有个曲主任，也是您这个年纪，原来在一家国企上班，她兼职做天润都做四年多了。她特别喜欢用一套

精油。”路安安不动声色地提到曲主任，就是在试探赵主席今天会不会买下精油，也为有一天赵主席兼职做天润而打基础。

“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一种精油吧！”赵主席今天心情格外好，“给我留一套啊，一会儿把钱给你。”说话间，赵主席转身躺在一张可折叠的天润简易美容床上。这是搬家前赵主席专门让路安安给她进的。今天早早在里屋支好——看来她早就盼着路安安的来访了。在美容床旁的洗手池沿上，清一色是天润公司出品的产品：洗面奶、紧肤水、防晒乳液、果酸、美白精华素……除了窗户上粉红的纱帘，在这间小屋里，几乎没有什么与天润无关。

路安安拿出牛角刮痧板和刮痧精油来，把茉莉、薰衣草、依兰、乳香，还有佛手柑精油以及基础刮痧油调和在刮痧碗里，屋里开始弥漫起淡淡的香气。赵主席舒适地闭上眼睛，路安安熟练而轻柔地把她的头发用美容带束在脑后。

今天晚上是赵主席所在公司成立四十周年庆典外带联欢会，晚会将当场抽奖并发放福利用品，集团公司的老总也来参加，因此她特意约安安今天过来给她送货，并顺便利用下午的时间给自己做一下皮肤保养，尤其是面部刮痧。

“赵姐，您做了几次刮痧，皮肤的毛孔收缩了，细腻了，排毒很不错。”路安安一边仔细端详着赵主席的面部皮肤，一边很专业地点评着。

一席话说得赵主席咯咯笑起来：“哪里啊，哪比得上安安你的皮肤啊——吹弹可破！”突然她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对了，你带了银戒指吧，我刚才已经把鸡蛋煮上了。”

路安安笑着点点头，表示并没有忘戒指的事情，手里有条不紊地做着准备。

“赵姐，”路安安熟门熟路地弄盆水，俨然是这里的主人一样，“您啊，就是太谦虚了！”路安安边说边戴上口罩，只留下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在那里忽闪着。

路安安的话引来赵主席由衷的感叹：“赵姐我这些年的青春都是在这单位里度过的，每天对着这几面墙。如果这些墙能说话的话，不知道多替我感伤呢！还是安安你这样好，见多识广，能挣大钱……”

路安安笑着不置可否，天润事业其实不是外人想象的那样简单。

“哦，对了，”赵主席有点急切，生怕路安安忘了似的，再次提醒她，“我的精油啊！”

“谢谢您啦，赵姐！”路安安展现出不太张扬的笑容，“放心吧，我马上记在记事本上！”她边说边打开随身的小挎包。

其实天润还有五十多种其他精油正在进入中国市场，但是路安安决定以后再跟赵主席介绍。因为根据销售经验，顾客一次最多只能接受六种产品的介绍，如果超过六种，顾客就容易混乱和烦躁，不容易成交。

“我这架老马车是快跑不动喽……”赵主席的感慨带着一缕幽怨，“我这个工作尽是干协调的事情，最近半个月天天加班到很晚，烦得我都要咬人……你看看，你看看，”赵主席拿起镜子端详着自己，叹息道，“憔悴啊！”

“您这么注意保养，不会的，”路安安笑着安慰道，“不过，现在社会处于转型期，什么事情有个备胎才保险。即使是奔驰那么好的车，不是也要备胎吗？”

“是啊，有道理，转型期……”赵主席若有所思，终于再次想起了门口等着的崔晓民，“你看到外面那小伙子没？前两年哪有这么年轻的人就下岗的啊！”

“下一个！请进！”在外间枯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崔晓民从半梦半醒中被惊醒，他四下看看，周围座位空空如也，由此判断，里间那个高亢的女声呼唤的是自己。

崔晓民一骨碌从沙发上站起来，攥着被卷成筒状的求职简历，跌跌撞撞地冲进里间，在办公桌前站定，迎面是赵主席那张刚做完面部刮痧、半埋在茶杯水雾中的脸。赵主席没有说话，只是放下茶杯，缓缓抬起头，双眉微微上挑，那神态有点像京剧舞台上旦角的亮相。

赵主席此番表情，坐在一旁的路安安心知肚明：“没有一个刚刚做完美容的女人不希望听听别人的赞扬，毕竟，崔晓民是她美容成果的第一个鉴赏者。”

“快夸两句，夸两句！”路安安在赵主席身后一个劲儿向崔晓民使眼色。

崔晓民显然是看到了路安安的眼色，只见他心领神会地向路安安微微点下头，伸手扶了一下眼镜，深吸一口气，面对赵主席渴望的目光说道：“我叫崔晓民，毕业于……”崔晓民真是天真烂漫得让路安安想脱下高跟鞋狠狠砸开他的脑壳，看里面装的是脑浆还是糨糊。

“行了，行了，”赵主席打断崔晓民的话头，只见她的眉头微微一皱，眼睛冰冷得像黑棋子泡在一汪水里，“你的简历上都写着呢！今天就这样，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你先回去吧！”

崔晓民有点儿摸不着头脑。

“可是，我还没……”崔晓民嘟囔着，他无法在拒绝面前表现出大度与平和，却弄得有点悲情，让人别扭，估计赵主席永远也不想见他了。

赵主席不再搭理崔晓民，她匆匆收拾东西，起身挽着路安安的胳膊，亲热得仿佛是自己的女儿，说：“安安，咱们走吧。”

路安安回头看了一眼满脸失望的崔晓民，直到电梯门将梦游般一路傻傻跟来的崔晓民阻隔在外。

路安安知道，崔晓民这次，没戏了。

想起崔晓民失望的眼神，安安心里不免有点兔死狐悲的感觉。

电梯到了二层，随着电梯门的打开，见赵主席出现，人群中爆发出一阵